

艺·见

# 当代艺术的创造力

孔达达

艺术与科学是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科学讲究发展进步，永无止境；艺术注重时代高峰，数千年文化文明，每个时期都有它的艺术高峰。

艺术登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我们的传统文化依托的是以儒释道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民族特性。就历史沿革而言，确有一些不利于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在文明、思想高度自由的当下，艺术将怎样去攀登新的高峰？也许需要通过科学理性的思维，从原始本能的角度去剖析我们所思考的人性本质，从而获得当代艺术的创造力。

所有动物对事物的颜色、角度视觉差异巨大，但本质相近。狗看不到红色和绿色，但狗能区分多达数十种灰色，看到的距离是人类几十倍。老鼠眼中看到的动态事物都是慢动作，它的眼睛都能够各自独立转动。猫也不区分红和绿，映入它们眼中所有的事物都是棕色物体和蓝色影子，视野比人类更宽。世界上每一种动物所看到的事物具象都不一样。很多动物看到或感知的物质是人类无法感知的东西。

而人类所看到的东是真是假的吗？一定不是。我们只看到我们需要的，人类的视觉如同照相机一样记录客观事实，这种事实只是眼睛工作的一部分。眼球是一个透镜，将图像投影到眼球的后半部分，折射到拥有1.3亿感光元件里，眼睛相当于一台1.3亿像素的数码相机，成像须动用人类大脑中数十亿计的神经元和几万亿的神经突触，正如脑科学家说，这些神经元和神经突触实时将人类眼中见到的所有形式、物体、颜色和运动反射到大脑中成型。也就是说，人们本身用眼睛给景物拍了一张照片，蓄存在大脑中，通过大脑的思维构建出我们想要的画面。换言之，人类具备动物特性，我们想要捕捉那些对我们有利的东西，所有看到的事物，都是人类主观意识选择看到的事物，不同的动物不同的人甚至在不同情绪下的人，所看到的世界也是不尽相同。就艺术创作而言，当我们捕捉到这个世界的景物，通过我们的思考、总结、归纳来构建创作的艺术作品，其实都是我们本能反应的结果。

在高度文明发展的当下，当代艺术需要呈现丰富多样的语境和观点，以符合时代特征。一件艺术品呈现在眼前，不同的人且有不同的方式解读，多样性的建构成为艺术创造的可能性。从多视角和开放性的角度来看，与传统艺术相比，当代艺术更具包容性，它可以没有明确主题和固定的表现形式，更注重艺术家的个人思想和情感表达，以及对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反思和探索。

当代艺术的定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广泛而主观的话题，艺术家追求的是一种独立人格和思考，不受他人的认可和外界评判所左右。有艺术家认为，在创造过程中所有的行动、行为和思维都可视为艺术。这种独立的思维模式，往往具有多重的解读和理解的可能性。同一件作品，可以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它与传统艺术的区别在于它不拘泥于艺术形式和技巧，艺术家可运用不同的媒介和材料进行创作，形式的多样性更具有创新性和独特性，艺术可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跳出传统时代的束缚，用当代的语言和媒介，去探索时代所赋予的精神和时代跳动的脉搏。当代艺术作品不仅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创作者更注重艺术与观众的互动，观众通过作品的互动，感受艺术家的情感与思想，给观众提供更好地了解艺术的空间，用自己的角度理解和解读艺术。艺术的创新，需要不断地挑战观念和艺术之外的世界。与传统艺术不同的是，当代艺术正是这个时代所攀登的高峰。

应该说，艺术发展到今天，正处于一个路口。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我们需要更多的创作方式，更多的思考。因为人类本体已经具备同质性，所以，我们不能再用自己的直观去构建价值体系。艺术需要用逻辑和思想建立自己的艺术体系去感悟世界，我们需要挖掘更多的精神内质和看不见的东西。艺术的内核，正是这些看见的事实和看不见的精神本质，由此我们才能去创造这个时代的艺术高峰。

(作者为上海文化艺术品研究院院长)

在近阶段上映的电影中，《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虽然因为档期原因票房表现并不亮眼，却以“热血又温柔，快乐而辛酸”的高级喜剧审美获得了较好的口碑。同时，影片独特的喜剧风格与多题材类型的成功杂糅及艺术创新，也引发了我们对当下喜剧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 喜剧新貌：当下的创作生态与艺术谱系

当前喜剧创作展现出多元化探索的热忱与旺盛的生命力，大多数脱颖而出的优秀作品都是以喜剧演员为代表、喜剧团队为基础发展而来，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鲜明的喜剧风格，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喜剧创作生态。

徐峥主创打造的《人在囧途》《泰囧》《港囧》等“囧系列”喜剧电影突出公路片的类型元素，充满市民喜剧的幽默感，并在一路奇遇中观照主人公的人生困境与心灵成长，其与黄渤、王宝强等优秀演员共同组成的喜剧阵容更是成为可靠的票房保证。近年来，徐峥的喜剧创作突破了“囧系列”公路奇旅的模式，扎根现实的日常生活，充分挖掘喜剧因子，逐渐走向喜剧正剧化。现实主义作品《我不是药神》成功打响其转型第一枪，《夺冠》《最后一课》《鸭先知》等“我和我的祖国/家乡/父辈”系列的单元电影则代表了徐峥喜剧与当前主流融合创新之举，与社会现实议题接轨以及笑中含泪、谐趣与庄严并重的审美风格使徐峥的喜剧作品更加余韵悠长、耐人寻味。

近年来，以聚焦小人物辛酸悲喜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大鹏喜剧迅速崛起，从《煎饼侠》《缝纫机乐队》到《受益人》《保你平安》再到将要上映的《年会不能停！》，彰显了烟火气息浓郁的东北喜剧风格，也蕴涵着对生活与人生的审视与反思，严肃厚重的时代主题之下又不失小人物顽强求生、努力追梦的乐观精神的亮色。大鹏喜剧电影打通了一条由小见大、深入浅出的讽刺喜剧路径，切实发挥了喜剧电影的批判性功能。

从话剧表演、春晚小品舞台走进大众视野的“开心麻花”团队通过沈腾、马丽、艾伦、常远等核心演员的演绎将其喜剧创作拓展到大银幕上，成为当前我国喜剧电影市场中一大重要分支。“开心麻花”基于话剧剧本优势改编创作出的《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羞羞的铁拳》等代表作无不体现其杂糅混搭美学的精髓，在日常生活景观中构建“异世界”奇观，通过富有戏剧张力和后现代解构意味的视觉呈现讽刺并深度反思消费社会中的乱象与畸形价值观，有着夸张却不悬浮、滑稽而不失犀利的艺术特色。科幻喜剧《独行月球》、新主流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中单元故事“喜剧+”等尝试更展现出该团队拓展上所作的创新探索。此外，签约演员的成长也是“开心麻花”团队演艺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因。演员魏翔从《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用力过猛的戏痴龙套逆袭到《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中游刃有余、自然真实的戏院国粹、

不断突破外形困限和为了搞笑而搞笑的表演藩篱，从而获得了观众和业界的普遍认可。

在综艺节目方面，伴随着近年来小品、相声、舞台剧等传统电视综艺喜剧的影响趋弱，《奇葩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等网络综艺日益显露其影响力，喜剧形态不再局限于语言艺术制造的喜剧效果，而是通过引入辩论赛、脱口秀、喜剧展演、影综结合等更加年轻态、综合性的新喜剧形式，或赋予语言戏剧性，将反转技巧进行到底；或融对白、音乐、舞蹈等元素为一体打造全新的表演空间，努力贴近年轻群体的审美趣味，也为年轻喜剧人搭建走向大众的良好平台，涌现出一批批令人瞩目的喜剧新力量。同时，这些节目以“网感”十足的喜剧形态启蒙年轻群体的主体性，影响其价值观念的形成。

## 喜剧突破：从杂糅超越到综合创新

从当前丰富多元的创作生态来看，题材类型的拼贴杂糅是喜剧创作不断推陈出新、增强艺术生命力的重要路径，无论是珠玉在前的《一出好戏》《外太空的莫扎特》《独行月球》，还是后起之秀《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都反复印证了这一创新之途，一方面表现为艺术样式内部不同题材元素的融合，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影视、综艺不同艺术样式相互之间的借鉴与渗透，都能使喜剧花枝招展，带给观众出人意料惊喜的喜剧体验。

李雪琴、史策等脱口秀演员在《保你平安》《故乡，别来无恙》等影视剧中出演角色，其生动的喜剧形象与自带的喜剧气质为影视作品增添了别样风景；借此演员们也获得了镜头前的高曝光率与知名度，反过来有助于扩大其在综艺舞台上的影响。同时，影视创作技法也被频繁地运用到舞台表演中，《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中诸多优秀作品自如调动舞台内外的表现元素来实现影视化的时空转换或叠合，如《千年就一回》小青向画外一指就能将许仙瞬移至画内，两人亦步亦趋的肢体控制弥合了在场与不在场的信息差；再如《悟空》中制片人、编剧与化身服务员的情空共处同一餐馆内，一扇屏风前后即可跨越古今。依赖演员走位和台词实现的时空转换毫不出戏，反而突出了舞台表演独有的喜剧效果，并极大拓展了舞台的表演空间和观众的想象空间。

声乐、舞蹈、戏曲等艺术元素与肢体摹仿、语

# 喜剧新力量：形的拓展与魂的凝聚

戴清 石天悦



言表演的融合也为喜剧注入了新鲜血液，如《最后一课》中蒋龙模仿僵尸跳探戈舞，《走花路》中饰演父亲的黄澄澄在女儿的婚礼现场跳舞，《月光曲》中一众粉衣舞者扮演生活中吃、穿、交通等各类用途，用动作、语言演绎月光族支配工资时的左支右绌，喜剧与常规艺术的跨界组合往往能超越观众的想象，带来令人惊喜的审美体验。

当然，如果只是简单地追求形式杂糅出新，有时也会造成内容的混乱或衔接的生硬，导致美感失衡，喜剧就难免沦为闹剧。因此，喜剧的综合创作必须重视故事内容的发掘与沉淀，以达文质相宜。黑格尔认为，喜剧是“把现实中腐朽愚蠢的实况描绘出来，使它(现实)像是自己毁灭自己”“不带仇恨，而带一种明快爽朗的笑。”事实上，当前影视、综艺的喜剧创作，无不承载着创作者对历史、时代、社会民生深刻的洞察与思辨，在捧腹大笑中展现喜剧针砭时弊的锐度和深度，并引发观众的思考。

《好像也没那么热血沸腾》恰是如此，影片既延续了“开心麻花”系列影片基本的表现范式，又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该系列此前的表现内容。影片讲述自身障碍即所谓“心青年”这一特殊群体投身篮球比赛的热血经历，一方面实现了对常规体育题材创作的突破；另一方面影片表现边缘人群，却不贩卖焦虑和苦难，喜剧温暖的基调慰藉人心，并传扬着精神启迪。影片展现“心青年”

与普通运动员在身份、感受上的错位以及给观众带来的认知落差，由此带来喜感，令人捧腹；尤其可贵的是，这种喜感完全没有建立在消费残障人士之上，而是真实地反映“心青年”们经生活捶打历练激发的独特潜能，搞笑的分寸拿捏得当，对白讥诮、滑稽感适度，自然形成了笑中含泪的高级喜剧风格。同时，该片还实现了一种“错位式的救赎”，正是“心青年”们发自内心的诚恳、良善、重情重义冲淡了魏国铮为了夺冠不惜一切代价的求胜心，认识到“失败也是一种胜利”，作为弱势群体的残障人士用朴实的行动为健全人上了一堂精神启蒙课。影片展现了“开心麻花”突破模式化创作瓶颈，从荒诞喜剧步入更具生活质感、心灵关怀的生活化喜剧的一次质的转变。

纵观当前喜剧创作生态，脱颖而出的优秀作品往往超越类型的，从表现技法到主题挖掘往往在跨界融合中绽放新意。影视、综艺中活跃的新喜剧力量正是融合、拓展诸多技巧之“形”，并凝聚着时代观照与思考之“魂”的综合超越，由此由内而外地提升创作水准与喜剧品质，保持喜剧艺术的创新活力。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专委会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博士生)

# 爱仍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

——评综艺节目《再见爱人》

孙慈娜



在明秀山水间，《再见爱人》尝试呈现荧屏“BE美学”。

第三季《再见爱人》的播出及围绕它的讨论争执已经使其成为一档具备话题度的现象级文艺作品。因此，在节目第三季收官不久，相关舆论方兴未艾之际，我们或许可以继续追问，以“分离”为底色的亲密关系梳理和呈现究竟为荧幕之外处于各种生活境遇中的观众们带来了哪些启发与契机。这种综艺形态如何塑造有别于传统影视剧的观演模式？

最终，当我们携带着对于各样人生的疑惑与渴望，以“爱情”为通行证在镜头内外、虚拟与真实世界间穿梭往来，与亲近和陌生的人们相互致意，彼此对抗、妥协、安慰、和解之际，我们的需求与恐惧该如何得到安置？在“爱人”的美好称谓下、在“再见”的忧伤与希望中，究竟包蕴着哪些复杂绵密的生活质地与文化议题？

## “真实性”与“真诚性”

可以发现，比起频繁“撒糖”的恋爱综艺与“狗血”情节选出的家庭伦理、婚姻调解类节目，《再见爱人》将目光投向了亲密关系中似乎更为常见的冲突分歧。这类矛盾的暴露，以及存在问题的婚姻状态本身或许更带给多数人真实感，也能够引发更为广泛的共鸣。诸如各对离异或有分手倾向的伴侣对另一方生活习惯、交流方式、精神状态及情感表达能力的不满与误解，几乎是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妇的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内容，相关片段而非歇斯底里的争吵往往也是引发最多延伸探讨、最具话题度的所在。

然而在房车旅行的情节设置下，这些问题与冲突的解决或缓和似乎又比真实世界来得更加容易。在相对脱离了日常琐事的“真空”环境中，在节目组特意选取的人迹稀少的明秀山水间，“一地鸡毛”的感觉几乎从镜头里消失，导致分离的痛苦、争执与尴尬难堪都暂时隐退，渐行渐远的爱人们也往往都能收获属于他们的“唯美时刻”。

离婚综艺由此贡献了“BE美学”的新样本。然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婚姻纪实类节目之“真”是否还能成立？也许除去对客观存在的情感问题的直面与展现，这类文艺作品的真实感还取决于参与嘉宾及制作者的主观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真诚”似乎成为比“真实”更为迫切的追求。尽管前来参与节目录制的嘉宾各自的动机或许异而复杂，但正如节目制片人刘乐对嘉宾的要求所言，参加这档综艺的基本前提是愿意“面对自己的真实困境”，这种真诚性的背后是一段情感关系在亲历者心里“真实真实的扎根”。态度的真诚与奋进而成为观众眼中衡量

嘉宾表现及节目质量的内在尺度，以及“真实性”的重心。这是修辞立诚古训的延续，也正因这份诚挚心意的加持，情感类真人秀才得以将真实世界中的爱与痛放大而非夸大，向荧屏外的受众呈现出带有扮演性而非装饰性的“真情”。尽管“真实困境”难以被一档节目解决，人性与情感关系的全部复杂处也不会因参与者的真诚而全然暴露，但无论如何，对直面自我与他人的“诚”的追求仍塑造着这类节目独特的文化价值。

## 慰藉、召唤与反思

所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幸福”与“不幸”或许有千百种样貌。而在笼罩着“离婚阴影”的节目里，与其说种种“不幸”的家庭与婚姻形态对观众们的现实生活构成了“警钟”，不如说它们的呈现恰恰使得我们日常无暇思索的情感经历乃至种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具备了一个整理、玩味与释放的契机。

正如在节目设置的“三十六问”及夫妻对视环节，嘉宾们往往因思及过往并从爱人眼中看到现在的和曾经的自己而情动不已，当我们从荧屏中人的表现中辨识出自己，也就仿佛获得了些许抚慰与理解。然而，观众们的心理诉求不止于此。在“看到自己”、确认、理解自我情感和处境的同时，我们同样需要“看见他人”。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对另一半及情感关系抱有各种不满的嘉宾们往往会在某个节点捕捉到昔日伴侣“陌生”的一面，这种重新陌生化的时刻或许源于一场激烈的争吵、一幕精心设置的情境、旅

途中的病痛等突如其来的意外，又或许只生长在看似不经意的日常细节，也正是这类体验促使嘉宾们反思自身在亲密关系中渐趋固化的认知和表达方式是否在有意无意间屏蔽了对方发出的交流信号，从而错失了相互了解感知、修复关系的契机。而那些被认为产生于“过分熟悉”“失去新鲜感”的倦怠、不满与厌恶，也许恰恰根源于缺乏对对方真正贴切的理解。在日复一日的自我封闭中，原初的情感难免被消磨，“爱人”也便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尽管从精神分析的理念看来，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我欲望的投射对象，但这般爱欲的承载者终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客体”，而是具体、真实的人，因此，爱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并不仅仅意味着从爱人的眼眸中望见自己，一再确认自我欲望，更在于同一个与自身相异的个体在共同生活中建立深刻联结。在这个过程中，吸引力与排斥力或许始终共存，也正是它们制造着极具张力而又鲜活饱满的情感体验。无论这样的感情将去向何方，它始终是个体生命力与现实丰富性的确证。

对于观众而言，这类发现同样具有启示性。它可以暂时撕去对方进行分类与身份鉴定的各色标签，将每个人还原为复杂的、持续变动着的矛盾体。也只有承认生命经验的多样性，尊重、理解人与人之间具体而微的差异，我们才能够真正爱上“具体的人”，而非抽象的符号或自我的影子。

最后，在见到“自己”与“他人”的基础上，情感类节目或许还应寻求视野的进一步扩展，从兼具典型性与自身独特性的种种情感模式中照见社会、时代、众生。无论我们自觉与否，历史大潮就是这般左右着所有情感与人际关系，塑造了生活世界的样貌，也正是某些社会结构性要素的层层渗入扭转、具备了我们日常的离合聚散与小小悲喜。倘若具备了此种历史意识，在保留对具体情

感经验的细腻体察的同时站在更为宏阔的角度看待个体遭逢的问题与困境，想必将收获对“同”与“异”更为深切的理解。

## 爱情之不能承受之重

观察第三季《再见爱人》的节目设计及社交媒体上的讨论情况，可以发现话题领域的扩大与分析、处理情感问题的话语体系的增加也许在节目播出的两年间成为某种具备共通性的总体趋势。在节目内部，《再见爱人》在演艺界人士之外逐渐邀请了更多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者加入“观察团”阵营，以相应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对嘉宾们的情感症结做出分析，进而提供一定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法对于观众或许同样具备借鉴价值。而从网络平台围绕节目生成的讨论话题来看，它们似乎也已然超出了“爱情”本身的范畴，涉及对原生家庭、学校教育、婚姻财产制度的看法，以及对关系调解、心理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知，乃至疾病、衰老和死亡等更为沉重的话题。

如上所言，这些议论热点往往是时代文化的缩影，甚至直接关乎在节目播出当下某类人所面临的棘手问题。这些话题线索在三季《再见爱人》中或多或少地出现，并被相关探讨进一步明确、延伸，也因此，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它们常常被一并纳入，或者说，情感问题是上述诸多问题的交叉、融合与化身。久而久之，以“情”之名被发现和讨论的各种现象和难题也期待着用情感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也是情感类综艺近年来大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然而，情感，或作为情感之一的爱情能否担此重任也许仍是值得考量的。情感自有其力量与迷人的之处，但它大约不可能是解释、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方案。有情有义的人生当是理想境界，却也无法消除生活该有的烦恼、遗憾、迷茫与伤痛。唯有正视情感的局限，适时为情感松绑，对情感的作用程度和方式进行审慎辨析，才能防止言说、分析、表演情感的能力本身成为自欺欺人的工具。这也有助于现实世界中的个体和群体在过于执着和草率的情感状态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点，以更加成熟、健朗的姿态投入鲜活生动的情感之流，迎接未知的风景。

归根结底，“爱”仍是勇敢者的游戏，它需要无畏的冒险，也不能缺少心灵的弹性与韧性。而对这种坚韧的情感状态的召唤和培养，或许也应成为情感类真人秀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